

今天我们相聚一堂，共同纪念萧乾诞辰100周年。

萧乾逝世12年了，大家还记得他，开会纪念他，这说明他对这个伟大的时代、对我们的社会是有贡献的，也说明他的人生活得还有点价值。对此，我感到欣慰，萧乾在天之灵如果有知的话，也一定会感到欣慰的。我和萧乾共同生活了45年，萧乾其实是一个很普通、很平凡的人。如果说萧乾有什么优点的话，那就是他的正直、率真，异常勤奋、刻苦，对事业不知疲倦的追求。改革开放后，萧乾赶上了好时代。他不顾年迈体衰，在创作和翻译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从而受到社会的尊重。作为他的亲属，觉得萧乾这辈子活得值，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我庆幸嫁给了萧乾》，现在，我还是这个感觉，我为他感到自豪。

萧乾诞辰100周年，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习惯，也算是件事。本来我打算低调一些，只出本书，《未带地图的旅人》中英文对照本，算是对他的纪念。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同志，在去年11月专门来看望我，说打算开一个萧乾的纪

念会。我对他们说：“不必开了吧，我的腿不好，出门开会也不方便。”鲁迅纪念馆的同志表示，萧乾是一个有影响的公众人物，在现代文化史上又有相当的地位，还是应该开一个会，而且，他们早有打算，已经进行了安排。可以想象得到的是，开这样一个几乎是全国性的会，工作量是非常大的，又十分琐碎和具体。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同志，为今天的会，进行了精心的组织，他们辛苦了。对于他们的主动、热情和辛劳，在这里，我就用一句大白话来表达我的情感吧：“谢谢你们，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同志们。”此外，还得感谢江苏文艺出版社的张昌华和内蒙古大学萧乾文学馆的乔旺先生。他们在相当短的时间里，完成了《未带地图的旅人》的出版。尤其是乔

旺先生，一个人带着短期内赶出来的200本《百年萧乾》，专程从呼和浩特赶来；湖北省向湖湖文化研究会和咸宁市中国五七干校研究中心的李城外等3位同志也专程前来参加纪念会，追忆萧乾在干校的生活。他们的精彩发言，博得满堂喝彩。就这样，书也出了，会也开了，可以说是非常圆满了。

萧乾当过中央文史馆的馆长，又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成员，曾任几届民盟的常委。上海文史研究馆和上海民盟的同志，想得很周到，为这次的纪念活动，作出了很大的努力。搞成这样一个规模，如此隆重、顺利，真是很不容易。昨天我们还特地到海湾园去看了萧乾的铜像，方方面面的领导献了鲜花，讲了许多感人的话。在这

我庆幸嫁给了萧乾

文洁若

里，我谢谢大家了。我把感谢的话似乎说得太多了，但面对这么多尊敬的领导，真诚的朋友，除了感谢，我还能说什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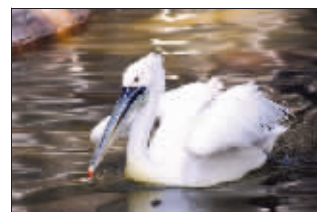
我知道在今天的与会的人员中，有些并不从事文史、新闻工作，仅仅是萧乾人生旅途中结识的朋友，有些甚至是从未谋面的仰慕者。他们今天也来参加了，对于这部分朋友，我也要向他们表示我由衷的敬意。

今天，在上海鲁迅纪念馆开这个会，我觉得特别有意义。萧乾很早就与鲁迅有关系，1926年，16岁的萧乾在北新书局当练习生，给鲁迅送过稿费；在燕京大学读书的时候，他成了老师斯诺的助手，协助完成中国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第一部分收鲁迅的小说7篇，第二部分收了鲁迅同时代的

十几个作家的作品。鲁迅逝世后，萧乾作为受到鲁迅影响的进步文学青年，成了治丧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之一，接连两天为鲁迅守灵。鲁迅出殡那天，他又是鲁迅16个扶柩人之一。没多久，萧乾还专门写了一篇悼念鲁迅先生的文章，题目叫《朦胧的敬慕》，发表在当年11月出版的《中流》半月刊上。萧乾在这篇文章中说，鲁迅是他所“永不会忘记的”，鲁迅“伟大的人格也许有一种潜默的力量”。现在这篇文章已经被迁入中学的语文教材。在尔后漫长的人生旅途中，萧乾一直追求进步，追求光明，为人类的正义而奋斗，这和鲁迅的精神影响是分不开的。萧乾逝世后，我把萧乾的部分手稿、书籍、遗物捐给上海鲁迅纪念馆。馆里成立萧乾专库，由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题字。因此，今天我们在这里开纪念萧乾的会，是非常有意义的。

(注：本文系作者于1月27日在纪念萧乾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致辞，标题为编者所加，内容略有删节。)

心香一瓣



还出现了捕杀、运输、交易、饮食的产业链。据电视报道，某僧人路经农贸市场，看到有很多鸟贩子在卖麻雀、杀麻雀，便拿出所有的钱将几百只麻雀买下准备放生，谁料僧人一出口，鸟贩子马上提高价格，麻雀由1元一只涨到10元一只，同时还招致很多鸟贩子往这边送鸟的热闹场面，以至僧人连连摇头，惊呼“不可教也！”

众所周知，我国有一部《野生动物保护法》，长时间以来，随着宣传力度的加大，在全国青少年中已经形成爱护保护野生动物的共识，很多三四十岁的人也都接受过这方面的教育，可是为什么还会出现滥捕滥杀滥食的现象呢？有人说，是利益驱动所致，即“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我觉得有一定道理，但根本原因在于人的嘴和人的神。我们如果不吃，谁还会去捕去卖去玩？当然还有，我们不去玩弄野生动物为乐——动物园观赏的除外，也会切断其中的买卖交易链条。我们不要忘记，2003年，我国出现了大面积的非典型肺炎传染疾病，当时就一度认为是南方人滥吃果子狸造成的。后来有专家又澄清跟果子狸没关系。去年，世界性的也曾出现甲型H1N1病毒传染，于是人们又无不约而同想到的是吃猪肉、鸡肉或其他什么肉所致。我不是医学专家，不敢断言这其中病因究竟是什么？可我要说，滥捕滥杀滥食野生动物，实在是我们每一个社会公民必须做到的，这是一个公民文明程度的基本表现。

再有几天就到春节了，在家家团聚、亲友聚会的当口，人们少不得吃吃喝喝。我想，在某些餐桌上说不定就会有炸野鸟、煮大鸭、烧熊掌呢？在此，我吁请天下诸君手下留情，嘴下留德，放过那些自由的生命吧！生命诚可贵，我们必须去承担！当然，这不仅仅是春节期间对您的提醒。

直抒胸臆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

关于春节餐桌上的思考 鸟兰

让心回家

高广永

你是一个旅人
扛两肩冬之旅的霜花
在冬天最末的日子里
让心回家

听爆竹千万次绽放明天的誓言
举起杯盏却总是“岁岁平安”
那句暖暖的老话

把许多的泪水和忧伤
全都放下

用一生守望心灵的麦田

苏秋池

片刻间，塞林格逝世的消息席卷了全球。

头戴红色猎人帽的霍尔顿在哭泣，麦田在哭泣，垮掉的一代在哭泣。塞林格，你走了，谁来为麦田守望呢？

成绩差，厌学，已经被父亲规划好的人生，辗转就读的军校，年少时的塞林格在无数次与现实的反抗中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道路——写作。是的，一部《麦田里的守望者》，使一个“坏小子”变成了蜚声四海的大作家，这个聪敏过人的犹太人，为千万读者缔造了一个瑰丽的精神世界，《麦田》，就像一股沁人心脾的清泉，涤荡着那个物欲横流、虚伪成风、人情淡漠的资本主义社会。

“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我的职务就是站在那儿守望……要是有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这是塞林格在书里写下的话，也是写在他心里的话，“麦田”象征孩子们无忧无虑的纯净乐园，而《麦田》里的主人公霍尔顿，他“整天就干这样的事，只想当个

麦田里的守望者。反戴着红色猎人帽、对虚伪社会深恶痛绝、敢于以实际行动反抗的霍尔顿已然被成千上万的青少年看成一个个英雄，而全文不避琐碎、不讳隐私、生动活泼的符合少年身份的语言更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共鸣。《麦田》霎时间风靡了整个世界，为塞林格赢得了极高的声誉。

然而，个人的抗争却无法改变历史的洪流。在强大的社会传统面前，《麦田》里离经叛道的霍尔顿只能隔三差五地逃学，在嘴巴上唾弃令他万分厌恶的社会，漫无目的地流浪了一段时间后，还是乖乖地回到家里，大病了一场。《麦田》之外的塞林格，经历了二度并不长久的婚姻之后，终于深居斗室，不问世事，拒绝一切采访，一心写作，但处于隐居状态的塞林格听闻有作家撰写了《麦田》的续集，清瘦矍铄的老人毅然拿起了维权的武器。麦田，是属于塞林格的，它独一无二，纯净无比，象征孩子们无忧无虑的纯净乐园，而《麦田》里的主人公霍尔顿，他“整天就干这样的事，只想当个

塞林格走了，牵动了众多《麦田》粉丝的心。眼角泛出泪花的刹那，我忽然想起了一首歌词：“他走了带不走你的天堂，风干后会留下彩虹泪光；他走了你可以把梦留下，总会有个地方等待爱飞翔。”我想说，塞林格离开了，我们还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其实都有一块麦田，我深信，塞林格的文字会启迪着我们，如何守望自己心灵的麦田。

书海拾贝

风抚摸着我的头发

刘朝东

坐在边墙上几个小时
一动不动
看远山
看近树
看被绿困被白云覆盖着的自己

让我耐心地等待
我相信传说中的孟姜女
会从石缝中走出
会牵着我的手
会带我走回石缝中

和小鸟对话
和边墙对话
小鸟因我的庞大而飞走
边墙因我的渺小而不予理睬

作为一个平凡的人
有这样的想法就已经足够了

坐在边墙上
几个小时一动不动
我很孤独
风抚摸着我的头发

坐在边墙上
几个小时一动不动
我的目光长出翅膀
衔着边墙飞远

戏出年画·之二

说戏·甘露寺

刘备新丧甘夫人，周瑜定美人计，想骗刘备过江，再逼索荆州，于是遣吕范往荆州见刘备。诸葛亮早已识破其计，派孙乾随吕范赴东吴，纳彩下聘，尽使人知吴侯之妹下嫁刘备。而刘备也随赵云至东吴，重礼拜见周瑜的岳父乔国老。乔国老不知此事，往见孙权之母吴国太。吴国太也茫然不知，及问孙权，方知是周瑜之计。事已至此，吴国太欲见刘备，如不合意则依周瑜之意。地传旨约刘备至甘露寺面见，见刘备仪表非凡，欣然许为女婿。



说图

图为刘备偕赵云至甘露寺，左为孙权、乔国老、媒人吕范。背景绘一公案，上摆令旗、令箭及印袱，似与甘露寺道具不符，有点点明环境是在东吴孙权宫殿中。左方三人，中间为孙权，本应勾脸谱，图中却面如皇帽老生。左右是吕范、乔国老，袖手抱笏，目视右方的刘备。刘备方戴皇帽，穿黄蟒袍，拱手向孙权施礼，旁有赵云顶盔、披靠甲侍立于旁。

全图以橙、黄、紫、绿四色套印，不用大红和蓝，色调典雅淡雅，与其他各地印制者不同。绘刻的衣饰花纹简单，线条也简明扼要，但人物眉目表情却刻画得传神逼真，如舞台名伶演出。



嘎拉声中迎新年

郭利

年年过年，包饺子放鞭炮看春节晚会，大同小异，了无新意。唯有10岁那年去外祖父家过的那一次春节，始终在我的记忆里鲜活而生动，经久难忘。外祖父是满族正白旗人，家住在东北已经为数不多的满族聚居区。从满族入主中原开始，300年中很多满族的习俗都已汉化，唯一不同的，也是让我最感新奇的是在除夕之夜，满族女子会聚在一起玩一种名叫“嘎拉哈”的游戏，成为过年独特的美丽风景。

所谓的“嘎拉哈”是满语的译音，实际也就是兽类动物的膝盖骨。最好的是羊的“嘎拉哈”，小巧轻盈精致，容易抓起。但羊骨比较少见，一般的满族人常用的都是猪骨或者牛骨，看上去很笨拙，玩起来需要比较高的技巧。它们一共有4个不同的面，分别叫做肚儿、壳儿、羔儿、轮儿。

玩的时候以4个儿子为一副，配上一个口袋。游戏规则很简单，先将这4个儿子随意摆放，然后抛起口袋，抓起两个或两个以上形状一样的，再接住口袋。根据抓起嘎拉哈的形状不同，得分的分数也不同。再抛起口袋，将嘎拉哈放下，同时碰地上原有的嘎拉哈，使它们的形状变化，更容易寻找自己下次抓的对象。这游戏简单易学，而且不受

时间、场地、人数的限制，随时随地都可以玩。人多固然热闹有趣，人少也一样兴味盎然。我很快就跟姐妹们学会了玩嘎拉哈，吃完年夜饭后我们六七十个女孩子就在炕上玩了起来，你争我夺，十分开心。我们手小，常常抓不住大而硬的嘎拉哈，每次最多只能抓起两个。不一会儿大娘、婶婶、姑姑们忙完了，也在旁边摆开了“战场”。她们的水平技术可比我们高多了，那些不同形状的嘎拉哈在她们的手下似乎极为驯服，抛起口袋，抓起嘎拉哈，接住落下的口袋，再抛起口袋，放下嘎拉哈，整套动作一气呵成、连贯自如，极为潇洒优美，让小小的我在旁边都看傻了。

外祖父跟我们说，这嘎拉哈的游戏来源已久，据说在好几百年前满族还叫“女真”的时代，每年除夕夜男人们都要外出打猎，并以获取的动物膝盖骨数量多少，来判定强悍与勇敢。而这些代表荣誉的膝盖骨就成了“嘎拉哈”，慢慢演变成女人们的战争与游戏。打猎磨练勇气和力量，抓嘎拉哈锻炼腕力和灵巧度，满族无论男女，都是热烈奔放的。只是后来男人们没有机会再打猎，只有女人们抓嘎拉哈迎接新年了。外祖父讲得神采飞扬，我听得悠然神往。

嘎拉哈的哗哗声此起彼伏，与女人们的欢笑声相交在一起，在灯火映红的除夕夜中显得那么热闹温馨。就在这不咸不淡、粗犷豪放的嘎拉哈的响声中，新的一年来到了。一种古老的游戏传承了一个北方民族的文化，寄托着他们对生活的热爱。

岁月如歌

我的“老虎”趣事

何申

我属虎，生下来虎头虎脑的，小名就叫老虎。可我3岁时(1953年)，总闹毛病，把大人急得够呛。我爸上街，看见有集会喊口号“打老虎”，扭头回家说，可把病根找着了，人家打老虎呢，他能好受？快把名字改了！打那以后，我就不叫老虎了。

其实是胡乱联系，还有人说那年人民公园的老虎也打蔫。但好多叫老虎的小孩由此改了名，却不为假。改名管不管用不知道，反正过一阵我就好了，还挺结实，而且还有点虎脾气，爱打架，打不过，也打。还好，邻居都知道我家就我一个老儿子，我父母为人又极好，所以都嘱咐自己孩子让着我。故此架没少打，但也打坏谁或伤了自己。打完了，睡一觉就忘了，又一块儿玩。玩了再打，打了再玩。我母亲说得好，一群小老虎，不打咕就该有毛病了。

等到我这条虎上小学，可麻烦了，我不跟同学打架，改跟老师打架了。当然不是动手，我也打不过。我是上课不爱听讲，爱说话。原因也简单，老师讲的我都会，他一提问我就举手抢答。可人家不能总叫我，我又不是乖孩子，所以有时胳膊都举酸了，老师也装着看不见。我也有办法，或假装走神儿看窗外，或小声说什么。老师一见我可逮着了，喊你答。我站起来，闭着眼睛就把正确答案说出来。那孩子得意劲儿，没个不让老师生气的时候时兴“留校”，放学了，把不守纪律又不认错的学生留

下。可怜我母亲，饭做好了，同学喊“他又留校了”，母亲就得陪着小脚，去学校给老师说好话。等母亲把我领回就啥事也没有了，让我吃好喝好，接着去淘气。她说一只小老虎，又那么聪明，闹就闹呗，大不了就好

了。这倒是真话，我功课好，小学二年级就能讲《杨家将》，三年级在花园里下象棋赢老头(小孩语，老大爷)，四年级作文就范文由老师念(有点自吹自擂)……

但母亲的话倒是应验了。上初中以后，我的老虎脾气就逐渐减少，以至到后来变得有点老实了。一件很怪的事是，在17岁的时候，我的两只虎牙全变成虫牙，没办法拔去了。属虎的，没了虎牙，又哪里去寻虎脾气。原因也很清楚：我大了懂事了，知道有这个那个“运动”，而父亲总是要被运动触及，从触及灵魂到皮肉。我没有办法，只能跟着担惊受怕。一只曾经充满活力的老虎，在运动风里，就变成了纸老虎。运动的风暴如果再来大些，我也要崩溃了。下乡去塞北，对我是个解



脱。老虎进山，就成了王。我到了山里，干庄稼活，把外面的世界全忘了。春耕秋收，转眼插队到了第5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娶个媳妇再养口猪(队里给了两间房)。而且已经有了一个青女同学朋友，并相约好这辈子就老老实实当社员了。

就差一点点，这一切就变成现实。阴差阳错中我这条老虎又从山里跑出来了。于是，日后我有可能成了一个公务员并兼写作者。改革开放，使我的虎气又迸发出来：看着人家的小说，虎动上来了，咱也试一把，一试就成，短篇、中篇、长篇全写，还屡屡拿奖，走进作家行列；看着电视剧，虎动又上来了，找来一个剧本当样板就写，写了还找人拍。往下又写电影剧本，又拍。曾有记者问我：“你怎么那么有信心？”我说我没有信心，我就是有勇气，学老虎扑食，人有那么一股子劲，就能达到目标。

这两年我又有两个举动，都有点虎气为先。一是搞书法、诗词。我身边有人练了多少年，却不敢上台面。我不怕，人越多，写得越来劲，而且喜欢当场做诗填词。二是开车。去年正月里喝酒，就聊到开车，我说学，转头就去开。春天买车，然后就东跑西跑，把生活的半径扩大了太多。弄得不少朋友心疼，说看人家老何都六十了，又玩上汽车了。可他们都不敢买。我知道他们不缺钱，缺的是勇气。这没法子，谁叫咱骨子里有那股子虎气呢！当然，我也太清楚，人生之所以变得如此虎虎生风，还是得益于这个和谐的时代。这年代太好了，不光以人为本，连动物都保护。山上的老虎，谁敢动？没人动，保护还保护不过来呢。

朝花夕拾